

短載

米麗亞

作者簡介：寫古體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作品曾刊載於《菲律賓商報》海韻文藝副刊與《聯合日報》菲華文藝。

金釧阿嬈

5 老太太聽了小夥計的話，一下子勾起了她的陳世美和秦香蓮。就像壞了開關的水龍頭，嘩嘩流水再也截不住，滔滔不絕的「當初貧」、「南音曲名」令店老闆停下了數鈔票的忙碌手，聽着聽着專注的不時點頭。「何止穿紅衫？我還欠穿紅鞋。冤家負我母子六人，幾十年不見身影，到要死才叫他的出世仔來叫我，我是要去看他笑話，炫耀我現在兒孫滿堂，五個兒子爭氣各有好利路（事業），不想他老豬（心有惡氣對丈夫稱謂）臨了狗尿（流眼淚）汪汪，聲聲懺悔：『金釧你是好家後（好妻室），我一失足成千古恨，沒臉回頭呀！下輩子做牛做馬補償你。』就這樣目金金（眼睜睜）看着他嘆氣……怨生不怨死，人死萬事休。我穿紅花衫是要他知道艱苦有過時，人生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沒有他，我的日子還是長紅艷。我代念他祖上賣田賣地買『大字』（居留菲律賓）才有後來他過番路（來菲），總不能讓他的逍遙婆扛回山頂（外省）葬在番仔窩長做番王，所以我給他來眠父母兒子相隨。」店老闆不停的點頭：「您老福大量大功德無量，老牽手壽壽會留下給您，會保佑您福祿壽齊全！」

我眼睜睜濕濕，忽然想起了日本電影《羅生門》的那一幕，那個醉鬼丈夫每回醉後給太太的懺悔。可是金釧阿嬈的良人是四十五年萍蹤蹣跚，與逍遙女比翼雙飛燕，老太太是頗善解脫胸懷着六個月身孕牽着背着兒子攀登她的人生關山路！這也許就是中國式的認命，包容吧。

6 金釧阿嬈是我株藝牙佬（Tugegarao）的二盤客戶。交易了近二年，我們都不曾見過面。

阿嬈是在中路客戶介紹下追蹤打電話訂購米粉的，向來說電話也只是「相見無雜言，只道桑麻長。」就是訂貨、貨款、車期。後來她開始叫我幫他在中路訂其他罐頭、牛奶等等雜貨……

這一天，她忽然來電話，說她在骨科醫院，很想相互認識一下。見面之下，我傻了眼，向來以為她是一位「胯下胭脂馬，手提梨花槍的穆桂英」，想不到竟是一位解放腳的余太君。頭上盡是飛霜，滿臉燦爛陽光，一隻腳從小腿到足板都打上石膏，只露一個腳拇指蹣跚着，其他四個指頭就彎貼足板底，我覺得忒不好意思，向來以為她是同輩，總是肆無忌彈，大咧咧的直呼其名。原來得尊稱金釧阿嬈。老人家在菜市場滑倒，後跟骨稍有裂痕。當我知道他五個兒子均各有事業，就極力勸她退休。她的令五郎笑着說：「阿姨您就省省心吧，我們兄弟和老媽拉鋸計較好幾年都無成效，她要一天不見菜市十二金釧阿姨，就睡不安穩。那些老輩人都教我們說順就是孝，所以我們決定在近菜市我經營的汽油站設了貨倉，請了六個人送貨、點貨、收帳、記帳。就由我還在唸大學的老二幫着，老媽只管在菜市和她的曾經風雨同舟老兄弟姊妹聊天南地北就行了，阿姨您不要再勸她，我老媽是無償報答十二金釧阿姨，您只要幫她叫全所要貨物，雨季米粉盡量支持，起落價幫着訂一下就是給我媽最大的擁護和友好！盡量貨比三家，讓十二金釧阿姨多掙些，她們年紀都大了，又不肯離開菜市場。」「好！」我爽快的應着。「你們有孝心，我自自然有成全心！」

我自報了家門，當阿嬈知道敵姓「許」，輩份是「自」，哈哈一陣大笑，樂得淚花都噴出來。從此就親熱稱我「苦自己」。一見面就承蒙恩賜雅號，她這麼誇張的反應我終於明白了。

7 那一年，阿嬈才十七歲，正跟着堂兄姐妹在街口村家裡跟着家教唸書識字，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坐着大紅花轎嫁到祖秀茂村剛屈弱冠之年的許家三代獨苗許自草。雙方親家翁在從菲衣錦還鄉途中一見如故，相逢恨晚，成為莫逆之交，約定結為兒女親家。回家後各請鄉中長老老大為兒女做便媒。所謂：窮人家無大豬，富貴人家無大齡未婚郎。這麼年青的新郎新娘，那個時代不罕見，因為姑爺急於去菲律賓接業掙大錢，這樁美好良緣就順理成章了。
新娘子剛過了回門，許家娘親便急不及待的耳提面命，在新媳婦面前諄諄誘導：「丈夫要出門，得快腳抓時機，有了一男一女，這隻飛在空中的風箏，線才會拽在你母子手中，出門人有一條根留在唐山，才不會一去不回頭，去那邊添丁。」新娘子低着头似懂非懂的羞紅了臉點頭。從此，許家娘親誇張的「一日看三回，可看得花時過，苞也無一個。」新媳婦還是照樣好吃好睡，沒有害喜跡象，然而出外是大事，不能貽誤，出了這個村就沒這店了。五個月後，不等新媳婦肚子有沒有風吹草動，婆媳在接到老爺子的三封加急電報後，二人依依不捨的把這心肝寶貝送上船去菲律賓了。（未完）

詩意偶拾

鄧詠詩

作者簡介：喜歡創作，作品散見於文刊。網址：http://skarloey.blogspot.com/

執

已是沒法再求取什麼
至今熱情依然未有退卻
我已強迫自己不再幻想
繼而，把舊日細碎逐一封箱
（時間總無法停留
企圖在這一剎開口挽留，未果
在下一剎已化為烏有
想說，其實我承受不了）
季節轉移，由春而秋、由冬而夏
往復，舊時穿著過的衣裳
收起、取出來，收藏
像全新一樣再沒舊時的陳腐和頹壞
卻不習慣，當雙人被褥重新
從疊疊中盛開，碎花
觸碰戀過的雙人床，當舊日身影仍
依附，被褥的絲線
牽引在深黑裡亂飛的風箏

今夜獨睡
安然
如昔時
如你出現之前
電熱風筒插了制卻斷了路無法風乾
濕漉的髮線散落在枕上就照樣入睡
（只怪，投入過程
產生過多希望，
過多承諾、沉重
我已不想回頭
再次掉進自設的夢魘
就容許我，只有
在一旁守望
不再參與）
（可以嗎，我可以嗎……）

執拾
細碎
未曾封箱的
思緒散落地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版

牧夢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畢業，有志創作，任義務教授中學生微型小說的各種實驗寫法。

卷

（一）

香港大學林導師的學術能力比某些教授還要強，但卻是那種情緒起伏很大的人；她雖然甚有城府，又時時忍不住給學生講自己的情事——哪天給男友寄去新項鍊，哪天飛到北京密會他，哪天發了個網絡小紙條給對方……好像一旦想到，就沒法秘而不宣，必須昭告天下似的。

今天林導師卻沒有跟學生講她的綿綿情話，反倒是揪着古籍研讀班的勞同學亂罵一頓——作業一擡，桌面一響聲，全班同學的心幾乎都不跳了，流汗的也忙不敢流汗……

時間並未隨頻密的責備聲而加速，距下課尚有三十多分鐘，林導師卻不知怎的，眼眶似似噙着淚，跺腳拍案，罵到一句「氣死人了！」便奪門而去。從未見過此情此境的學生，當場目瞪口呆。

（二）

林導師翩然而去，勞同學自問是撿回一條命了，卻又心有餘悸，怕是霉氣未驅，沒由來又會在校園的某個角落碰上林導師。他暗忖，愛默生說得對：He who has a thousand friends has not a friend to spare. And he who has one enemy will meet him everywhere ——

因此，在前往大學圖書館的路上，他一直聳着背，低着首，盡量靠向牆邊走，兩顆眼珠子在鏡片下小心打量路況：要是發現林導師的蹤影，就快快混路逃跑吧！

「據說林導師研究《紅樓夢》秦鍾的論文沒通過刊登，她是因此生氣吧！」勞同學一雙滾轉的眼珠，像齒輪般牽動着腦海的情思，「呸呸呸！怎的總想着這惡人的事？Leon Uris說得對：Often we have no time for our friends but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for our enemies. 再念着他，今日剩下來的時間都要不高興，快快空清自己的腦袋吧……」

在歸還剛才導修用的《韓非子今譯今註》以及其他七、八本書，償付過過期罰款之後，勞同學認為今天在學校的事應該告一段落了。「啊不！得上六樓看看有沒有Magnus Hirschfeld的中譯著作，德版、英版的就不抱希望了……擺放中文書的樓層，我會遇見林導師嗎？」

（三）

「要是遲還書的人都像巴爾扎克那樣寫文還債，馮平山圖書館即使再擴建五層，恐怕也無法容得下那批著作吧……」姓蔣的圖書管理員收畢今天的第十六筆罰款，瞧着黃昏以漸漸變空曠的地下大堂，白日夢安然散起步來。

他本來以為在圖書館任職是件優差，業務空閒，又近水樓台，隨時可讀讀藏書，神交古人，哪知受聘以來，才發現工作煩瑣，難得半刻半晌可以安心下來，要逍遙展卷，則純屬奢望、奢望和奢望了。

不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工作本無趣，找樂子的念頭多了，也終能擠出些趣來。蔣每天應接着不盡而來的還書，開始了讀書名猜研究的遊戲，例如某人還來一部《文心雕龍今譯今註》、一本《俄國形式主義文論

選》，那麼他應是搞中西詩學比較的吧；還來一堆史鐵生的小說集，附帶一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那當是循實證主義的路子讀文藝的吧——如果還來的是《納粹大屠殺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及《許三觀賣血記》，兩者的聯繫又是什麼呢？猜不出來，也總算動過腦筋，蔣是享受過程的。

除了聞所未聞的課題外，蔣大致都能猜着那些大量還書的人最近在做些什麼研究，像剛才那個罰錢的人，除了一冊古籍，還來的就包括《男性的終結》、《出櫃停看聽》、《虛擬同志城》、《歷史中的性別》和《Same-Sex Love & the Path to Wholeness》，他弄的是什麼議題，可以不問自知。聽說研究那事情的人，很多都有那種特殊的傾向——「真可憐，看他白白淨淨、個子高高的，眼鏡、衣服都是名牌，難道有才華、有外貌、有經濟的男生，現在都像李碧華說的：精益求精了？」想到這，蔣不禁打了個哆嗦。

「唉，還有半句鐘就下班了，要經旺角回家呢？還是到銅鑼灣轉車？兩邊都可以逛書店……」蔣又托着頭，開始遐思。

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卻有點氣喘地跑到櫃檯前，「借書，麻煩你。」

（四）

「借書，麻煩你。」打斷管理員思緒的這人，姓歐陽，早在九十年代，就從香港大學博士畢業了，現在是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的講師。

說起他的經歷，可是比珠海水更苦更鹹——他當年在香港大學唸中文系，博論題目是正派到不了的《清代狹邪小說批判》，畢業後到嶺南學院執教鞭，但因不諳辦公室政治，被同事先排擠再陷害，落職後只得投奔國內院校，十數年間走馬燈似的在廣州華夏職業學院、廣東松山職業技術學院、嘉應學院、惠州學院等處任教，千辛萬苦轉到珠海的名牌學校，卻被迴轉到教育系，由講師職級重新起步。回看當年在嶺南的學生，不少已經在香港的進修學院當上主任了……

歐陽講師為了轉回中文系，為了升等，最近乃積極參加香港大學沈教授辦的研討會，盼望靠着沈教授研究團隊的高速發展，可以追回那些年逝去的光陰。可是，沈教授認定文學分析不能脫離理論，與會論文必須採用文化研究的視角，歐陽勉強應付，只得趁着回香港與老婆團聚，到港大借本巴特勒《性別麻煩》的中譯本，看能不能抄兩筆「越界理論」的見解，為論文加點註釋，充撐場面。

「唉！那個跟沈教授讀碩士的林同學，據說論文都登在核心期刊上了！再不加把勁，就要繼續受前輩擠兌，被後進超越了！」想是這麼想，可要受古典文學訓練的他啃西洋理論，他總感覺消化不良。

歐陽在般成道打的回家——妻子待在香港，自己卻一直在珠海，每三個月回來一次，自然要盡快歸去。

（五）

如果說歐陽講師剛碰上的是效率最低的圖書管理員——蔣接過書後，仔細看了書名、作者，還



翻開目錄瀏覽一過，才用消磁器把書check out——那麼，載他回家的則可能是車速最高的司機，才十五分鐘，車便駛到他觀塘住宅的樓下。

歐陽講師付車資時，瞧見司機名牌上印的是「秦邦業」三字，笑着問了句「司機大哥，你讀過《紅樓夢》嗎？」的士司機一時反應不過來，沒有答理，歐陽講師也不當一回事，開門下車，微笑而去。

「夢？」待得客人已經消失在視野裡，司機秦邦業才慢慢咀嚼起剛才的問題，「人生還能冇夢嗎？」顯得深沉。

靠在軟椅上，他長長吁出一口氣，這些年來的經歷，逐一湧上心頭——幾年前，秦邦業在馬鞍山開車撞了送外賣的青年，司法程序耗盡了他的半生積蓄；接下來，老婆捲走家裡的現金、首飾，不知所終；重新開夜更車後，卻發現愈來愈多人加入的士司機行列，自己的生意額大不如前……而近半年，碩士畢業的兒子竟早上回補習社當接待員，晚上到酒吧裡當侍應生，秦邦業最初擔心他的健康，後來竟實在酒吧染上賭癮，秦邦業又單純地擔心錢了。

「人生還能冇夢嗎？」想着一個熟悉索尼尼津和肖洛霍夫的年輕人去當侍應了，秦邦業的唇苦笑出擋風玻璃似的弧形。秦邦業其實真的讀過《紅樓夢》。

「華富邨。」一個蓄着鬍子的男人開門登車，坐進後排。

又一票過海生意？秦邦業想，今天，真算是「時來運轉」了！

（六）

從事情後來的發展看，蓄鬍男子並未為秦邦業送上可觀生意，反而是秦邦業為他提供了一筆收入。車，沒有開到華富邨，而是停到淺水灣、南灣附近。在那裡，蓄鬍男子抽出的短刀延續了秦邦業的霉運，並將使後者成為翌日報紙港聞版的主角之一。

香港警察第二天馬上發出通緝令，通緝那名叫「薛樂」的男人，許以重酬。不過，這卻另有原因。

薛樂洗劫秦邦業後，又在淺水灣、南灣一帶游弋，瞥見孤伶伶的一座大宅，四圍靜悄悄的，趁着夜深，想來是下手的極好目標。靠近前去，大宅圍牆刻有Copenhagen Mansion的字樣——薛樂不明所指，只管施展翻牆奇技，果然兩下子就越過大圍，連施箭步，早埋伏到大廳落地玻璃旁的草叢中，只待伺機制服主人，即可大肆搜掠了……

薛樂密切留意周圍情況，感官變得異常發達。「你不要不要我好嗎？」大廳裡主人對着電話哭哭啼啼，聲聲清晰入耳：「我可以到北京來的……」放大的瞳孔聚焦開門方位，但見一身影大概倚候在Copenhagen之旁，其臉上垂直點着月色與閨影，彷彿淌血，鏡片下，鬼手般正探出兩道愁艷幽邃的綠光……

思抑

確的態度。那個男人這樣跟他說。是的，他沒有正確的態度，甚至是冷漠淡然。如果正確的態度被理解成不必要的加班、虛偽的陪笑、對男人的說話言聽計從毫不表示新意見。如果放棄他所堅持的信念與個性便能更貼近正確的態度，他是切實地不正確。而他堅持的是甚麼，他說不出個究竟，或許是那年他選擇的文科、那年到挪威作交換生、那年暑假的山水畫與書法班、那年在中庸看到的擇善固執；或許他只是希望成為一處真正的風景。但他還是笑了又點了頭。

他不确定這是不是他想要的，但這確實是他們擁有的。那天他們笑着說剛升職的同事需要一個慶祝會，也順道為新同事慶祝生日，辦了個大型派對。啊，他為了態度正確，還是微笑着道謝。生日快樂，他半推半就還喝下了半杯酒，他從不喝酒。他趕得及那班地鐵，卻錯過了最後一班公車，在直闖而不見盡頭的長路上，他有點不知所措，路燈的光散得到處皆是。如果他在那時候曾經選擇最正確的，那麼現在，他到底在等待尋找甚麼又失落甚麼，也許他已無法為自己選擇最正確的。他總覺得自己不是很清醒，不知從何時開始。

他不是比別人更難克服這一切，只是需要一點時間，這是他所相信的。陽台上天空一片嫣紅，他以為暴風雨將至。至於那幾株枯萎的薄荷草，他還打算棄掉。而那夜，沒有風雨。

浮城誌

生日快樂

不清楚是因為天氣潮熱悶燬的關係，小陽台上幾株薄荷草全枯萎，還是因為剛剛換上帶氣濕土不適合栽種，所以讓他顯得有點頹靡。他不想顯得壓抑，他努力擠出微笑。他吹熄了純巧克力蛋糕上的蠟燭，沒有許願，咖啡粉吹散在小桌子上，他們喧嘩又笑了，他陪笑，卻心裡戚然。要不是他們，要不是關於自己，他不會出現在這樣尷尬的場合。他懷疑自己是不是有點恐懼滿佈人群的地區，他覺得快要喘不過氣來，心跳加速身體發熱，汗從額頸頭頂滲出。他感到不安，起哄與歡笑與嬉鬧聲：快許個願吧，切一下餅，他感激所有的快樂，但不覺得值得慶祝，也許是為了他又活了一年，也許是為了玩樂的借口，他都無所謂，儘管不是很坦然，他還是順着走。晚上的聚會儘他的力氣被榨光，回家後缺水雙手發麻耳鳴，他灌下兩公升開水後洗澡看書，才能沉澱下來。

這兩個月以來，空氣瀰漫塵埃的日子多不勝數，海上漁貨船與對岸市鎮不必望遠，一片蒼茫。星期六黃昏他坐在陽台上的木椅，他他知道所熟悉的，並不是那個城市，至少不是城市最擁擠發達的部分。他所熟悉的，是一個舊的新市鎮、一個社區、一個村落、一個海灣。他清楚知

